



我的上海 My Shanghai

吃过“泡饭”，晒过“柴堆”，从书台跑到戏台，又从戏台跳到电台。台前幕后，不变的是沪语“相当来赛”。尽管已白了鬓角，朱信陵一口上海话从来没有变过。

文 | 张晓雯 图 | CigarTiger 资料



乡音，界定了城池

问答 Q&A

Q=生活周刊 A=朱信陵

Q:现在沪上曲艺、戏剧节目主持人的上海话说得怎么样？

A:很多人说上海话哪有什么标准。其实以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代阿富根万仰祖是上海话的权威，他之后现在第三代阿富根叶进、肖玲的上海话，我认为是目前顶好顶标准的。

Q:哪些词可以看出一个人讲不讲得来正宗的上海话？

A:上海话的韵母其实是很复杂的，比如“讲”这个字，应该读“ang”，而不是“an”；你再去听“欢喜”的“欢”，还有“碗”这个字的读法，是从嘴唇里发出来的音。

Q:有没有大家通常会读错的一些词语？

A:上海话是没有“比如”的，只会讲“譬如”、“比方讲”；“伯伯”，读起来应该是[ba ba]，但看着字反而会读错；还有一天我听广告，“百味林”的“味”被读成[wei]，变成“不会灵”了，应该是[vi]。

Q:讲解一下上海话的尖、团音现象。

A:通俗地讲，尖音就是把j、q、x的音发成z、c、s，是用舌头贴牙发音。如“千”(qian)，读成“cian”，沪剧里很常这样念成尖音，但这是约定俗成的，不用刻意。我认为情愿读成团音，也不要读成尖音弄巧成拙。



知道多一点 More

沪语童谣《摆摊头》

痢头，摆摊头，摊手摆到八 头。
先来五个高鼻头，要买五包五香豆。
又来六个手指头，要买六只大蒜头。
痢头， 没五香豆， 没大蒜头，
弄到完结 花头。

注：[1]摆摊头：设摊 [2]八 头：地名，位于上海杨浦区 [3]没：没有 [4]弄到完结：到了最后 [5]花头：结果，收益。

收录于朱信陵著《赤刮辣新上海童谣100首》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13年8月），所创作的100首童谣吸取了民间流传的通俗儿歌，并结合老上海石库门弄堂文化，供少儿传唱。

黄金时代

老西门出来，文庙路和蓬莱路走一走，最好是中午。学堂半天就放课，小巴辣子一道“开小组”，小姑娘跳皮筋，男小孩打弹子。阿婆扇着蒲扇，教小毛头唱“笃笃笃，卖糖粥。”弄堂里戴礼帽的绅士走过，白衬衫黑裤子，三七分油头梳得整齐。听到百无聊赖的女人反复娇媚：“张师傅，今朝小菜买点撒？哎哟，老好额呀。”她们手里摇着绢扇，靠在石库门边上，旗袍合身，发髻盘起，耳坠铛铛，眼波婉转。风中弥漫苏州河的潮湿，黄鱼味腥气。这半天，是上海味道。

这些情景在朱信陵的儿时记忆里，再寻常不过。他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上海老城厢的一户中产阶级家庭，因此从小接触到的本地人比较多。叫卖的、嘎三胡的，耳畔皆是吴侬软语。哪怕是来上海做生意的外地鞋贩，也一口流利的上海话：“梆子帮依敲一敲。”他们今天跟东家学一句，明天再学一句，为的就是讨个生活。那是全民沪语的年代，是海派风情的黄金时代。

在那个年代里，要热闹去南京路，要安静去淮海路，而且每一家商店都有特色。卖鞋子有专门的“小花园”，卖挂件、卖镜框上面的佩钩，南京路上都有专门的店。“还有四大件晓得伐？宝石花手表、蝴蝶牌缝纫机、永久或凤凰牌自行车、红灯牌收音机。不知道还有多少小年轻会记得。”商铺到了晚间五光十色，女人的样貌穿着和张爱玲小说里的一模一样，“真真叫花样年华。”淮海路的咖啡馆则安静得可以在里面写他的剧本，1元钱可以买到咖啡、猪排、鱼排和色拉。

采访中这个已近七旬的老人一直戴着个旧时的圆顶帽，略显固执地悉数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光景。被问道现今的上海还有哪里最“有味”，他说他已不再出门“荡马路”。“遍地都是大卖场，都像西郊百联、五角场和徐家汇、曹家渡，彼此分不出特色。”

是时代拖着我们活得太快吗？霓虹依旧养眼，但氤氲四绕的“本滩”的夜，是不复存在了。

要讲就要正宗

在由朱信陵主讲的上海话分享会上，还有个颇有趣的小故事。当时发起人霞雯和一群朋友在吃夜宵，一题“上海话的‘闪电’怎么说”难倒了众人（应为：huo xi，音读），于是便有了这次难得的相聚。

和不是老城厢长大的人比起来，朱信陵的上海话算得上正宗。他笑称自己“没文化”，文凭只有小学六年级，全部文化都在评弹中习得。他从小学说书，学《狸猫换太子》；1972年到上海评弹团，拜师吴君玉学《水浒》；之后去上海滑稽剧团，做舞台监督、导演、学馆馆长。1990年到上海广播电台，开始担任戏剧曲艺广播特约编辑，讲上海滩大亨的旧时轶事。连许多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上海籍贯的香港人，在迁移出去许多年后，“都还说我和现在电台里小青年讲的上海话不一样。”

现在的上海话已经是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吸收了各地方言、外来语的“新上海话”了，地道的上海话以徐家汇地方话为基础，以老城厢话为标准。并且，顶顶“老克勒”的上海话必定带着点苏州话、苏北腔。因北宋时期，作为华亭一个海口的上海，还只是一个荒凉的渔村，真正发达的是苏州，当时的上海人讲话带两句苏州话以显自豪，语音便一直承袭了下来。

苏北对上海话的影响还体现在“文读”现象中。明朝以前的首都大多在南方，本地官员持一口南方口音，但念诵朝廷文书需讲官话，两者糅合，演变至今成了汉语方言中一种特有的现象。一些汉字在方言中有两种读音，一为读书识字所使用的语音，称为文读；一为平时说话时所使用的语音，称为白读。以绍兴话念唱的越剧便有著名的“奶奶，你听我说”一句，不用方言读成“依伐要七”，而维持用普通话念方言的音。沪剧向越剧借鉴，沪语便可以读文绉绉的诗或唱词。文读适用特定词、专有名词、带有文采性的成语或新词，其实在生活中也常用到。

朱老先生出了本书，叫《赤刮辣新上海童谣100首》，网上招儿童录制随书光盘，老师现场教学，“都是很小的孩子，但学得很快，其实就应该这样。”

对于一些会消逝的东西，也许回到原始，口耳相传是最好的方式。要知道千百年前，我们的祖先也不过如此，操着乡音认得回家的路，从此界定了城池。